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六九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收買馬蘭草啓事

舊曆七月廿四日白露，過了白露就是收割馬蘭草的時候了，本廠擬高價收買，望各機工作團、區村政府、農會發動農民及婦女、小孩，大批收割，收割後須注意將其他雜草揀乾淨，然後浸入水池（和漚麻相同），漚成很白很細即可，知道一般者最好。利用冬閒送來本廠或通告本廠前往收買，看貨作價，送來本廠最好者每斤付價小米三小合。晉綏日報社紙廠啓

王家駒弟：

（現名呂龍）二十八歲，洪洞縣河西南馬駒村人，見報速來回晉，有知其下落者煩請函告，來信交石樓一區區公所轉交　姐王淑乾

陸式衡（雅琳）王綸宇各位：
周韻初

北平一別，倏已十年，現在何處近況如何？凡有知其下落者，請函告，來信寄冀中區華北聯合大學王進夫同志轉交　王進民（王平一）

世界民主青聯執委會決議
支援中國獨立民主運動
並派遣調查團來中國調查

（新華社陝北二日電）布拉格訊：世界民主青年聯盟第一屆執委會，自上月二十一日起，開會十日，已於三十日結束。本屆會議除聽取執委會工作報告等外，並通過許多重要決議，指明聯盟將以高度之政治戰鬥性，從事爭取全世界和平與安全，並加強反對戰爭挑撥者和法西斯餘孽在中國、印尼、越南、希臘屠殺人民。決議號召全世界青年支援各殖民地與附屬國的青年獨立民主運動，特別是支援中國、印尼、越南、美國等國爲反對法西斯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鬥爭。另一決議決定今年底或明年初舉行東南亞各國青年代表大會，並派調查團至中國及拉丁美洲各國調查。執委會強烈指責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的擴張政策，並特爲被其蹂躪的各國青年勞工爭取其基本權利而奮鬥。執委會在其工作報告中力稱：青年聯盟已經團結了五十七國四千八百萬的盟員，它有着強大的力量，爲世界民主和平與青年福利而鬥爭。

河曲坪泉村千餘群衆及駐軍
公審處決惡霸劉允文
並對縣區領導上提拔和縱容劉逆爲非作惡，提出嚴格批評。

（河曲訊）一區坪泉村群衆及當地駐軍千餘人，於八月廿六日召開大會，公審混入我民兵組織中欺壓民兵中隊長職位、橫行霸道、無法無天的惡霸地主劉允文，並當衆處決。劉逆坪泉村人，地主家庭出身，後在舊軍中當兵，三六年參加閻逆的「防共團」，任過軍事教官，是個很壞的兵痞二流子，終天吃喝嫖賭。新政權建立後，他混入村政權，四〇年任自衛隊中隊長，因欺壓群衆被撤職。四四年他鑽了改造二流子的空子，偽裝轉變，騙區領導上在他甜言蜜語的欺哄下，受其蒙蔽，說他是：「二流子轉變典型」，大爲器重，一手提拔爲民兵中隊長，並給他帶上了「民兵英雄」的頭銜。從此他披上了「幹部」的外衣，取得領導上的信任，就更加兇霸起來。爲群衆所最痛恨的是強姦婦女（四四年改造二流子時，他曾反省姦淫了四十一個婦女），四四年冬天，民兵黃拉辭才結婚一月，他便派黃放哨，乘機強姦了黃拉辭的女人。四六年七月，一次看戲時，在路上強姦了民兵侯福馬的女人。他單利用派哨的機會，就強姦了十個婦女。由於他亂搞，身染梅毒，被他姦淫過的女人亦大多傳染上梅毒，由她們又傳染給丈夫，因此使全村四十餘人患上了梅毒。同時，他以貪汚詐騙群衆財物，並一直霸佔和搶人，今春民兵配合駐軍抗擊來回時，他就帶着民兵搶了河四群衆約値千元以上的財物。四四年冬曾粘吞逃亡戶銀洋二百餘元。群衆受其敲詐的更不知其數，單向群衆「借」就「借」了二百多元白洋，他也不還，大家也不敢向他要。今春土地改革他又從中破壞，操縱了分配權，把好地都分給他親近的人，貧苦群衆都未分到好地，連抗屬許在元自己買回的兩垧好水地，也被他換了去。群衆對他的橫蠻行爲，都不敢吭聲，稍稍流露一點怨言，他就實行報復。王安在公民小組上提了他一點意見，在徵公糧時他就給加重了負擔。幾年來群衆被欺壓得喘不過氣來，但群衆並不是沒有反抗過，如四四年改造二流子不久，就發生謀[illegible]在世間女的事，但區幹部張樹[illegible]給他掩飾，給群衆解釋：「他要哩」。入冬他強姦了民兵黃[illegible]女人，區幹部又認爲：「是他媳[illegible]夥計」。四五年民兵賀玉林告[illegible]，區幹部李天才又說賀是「講[illegible]，並反而相信劉允文的話，[illegible]有一政治問題」。劉四紅參軍[illegible]老婆被姦淫，告到區上，區上[illegible]理。由於領導上對群衆痛苦[illegible]關心的態度，一味只相信劉允[illegible]人的話，以致使他越發橫行霸道，[illegible]使如此嚴重侵犯群衆利益的事情，一直延續到現在，甚至在這次處理過程中，領導上依然偏袒惡霸，沒有堅決的站在群衆立場上，爲群衆除害：今春貸款工作中，武委會薛占辭同志在該村工作，發現民兵情緒低落和[illegible]流行的嚴重，在追究中群衆相繼起來揭發劉允文的罪行，但領導上又未處理；至五月間部隊上劉三紅同志又檢舉他，才將劉停職扣押在區政府。但在扣押期間，他依然逍遙自在，薛占辭還引上他到河邊打槍。後來在群衆大會上群衆紛紛要求處死這一惡霸，但領導上又不敢放手讓群衆處理，而押回縣府。後得到當地駐軍反映，縣府下指示交群衆處理，始於八月廿六日將該犯交與群衆。在公審的大會上，群衆對領導上失立場的錯誤，進行了嚴格的批評。最後由薛占辭同志代表縣區領導接受群衆的批評，並號召全體民兵幹部，提高警惕，徹底清算民兵中像劉允文一樣的壞思想，清洗像劉允文一類的壞份子。（薛占辭、高文斗、賀某后）

神木高家堡
民主政府撥大量物資
救濟千餘貧苦群衆

（本報訊）神木高家堡解放後，群衆受敵匪、地主、惡霸數十年的壓榨、剝削，生活極爲貧苦，紛紛要求救濟，我民主政府即將沒收敵遺的糧食、傢具、衣物有計劃的分散救濟城內三百二十七戶貧苦群衆，共一千一百六十四人。其中還包括三十四戶被下武裝的敵組家屬，共六十八口人。總計救濟城內貧苦群衆麥子四十二石、粗糧四石、鹽四百四十五斤（共合農幣四千四百五十餘萬）、衣服百餘件及其他大量物資。另外四鄉貧苦群衆也得到救濟，四邊牆（現爲我軍解放）貧苦農民白臨臨，沒吃沒穿得托親身嬰兒，丟在野地裏，幸爲我某工作人員發現，特將嬰兒送至他家，並寫信介紹到我民主政府，得救濟麥子二斗、新棉衣一套、枕頭兩個（拆洗出來，可合布一丈四尺）。白臨臨興奮地連連說：「不是共產黨來，我全家都要餓死！！！」（羊村）

九分區建新部
三月內殲敵二百餘
創一比廿四光輝戰績

（新華社晉西南電）我九分區子弟兵「建新部」，在最近三個月內（五月至七月底），連續痛擊蒲縣、臨汾、洪洞等地蔣閻頑殘敵，殲敵二百一十八名（受傷與逃散者在外），創造了一比二十四的光輝戰績，並完全擊潰蒲縣、洪洞、浮山等縣保警隊共五個建制，全部殲滅洪洞保警隊第三連，胡軍一個排，及化樂、蒲伊、黑龍關、土門等四個鄉村武裝。先後經二十次戰鬥，共俘敵蒲縣三區區長李登閣、洪洞保警隊第三連排長楊某以下一百六十三名，斃敵排長巡官以下五十五名（傷俱擒戰場遺棄計算，實際尚不止此數），繳獲輕機槍七挺、長短槍一百四十支、子彈五百餘發、砲彈三六箱及糧食、紡紗機等物資一部。該部在七月二十七日第三次解放蒲縣城時，奪回敵人搶走群衆的麥子二百八十餘石、牲口七十頭，均全部歸還了群衆。取得上述勝利的原因，是由於該部掌握了敵情，能夠秘密的設伏，對據點敵人採取突然襲擊，戰鬥中大膽包圍迂迴敵人，不斷截斷敵人退路。由於執行了上述戰術的結果，不但鍛鍊了幹部的指揮能力，且使戰士技術動作提高，士氣旺盛百倍。（稼耘、豐平）

某河防部隊晝夜幫助轉運傷員
軍區首長特致函慰問

（本報訊）軍區首長致函慰問連夜幫助轉運傷員的×河防部隊。八月十八日夜，×從河西運送一部傷員，此時天氣突然變化，我駐某村河防部隊，自動到距離三里多遠的渡口搶運傷員，由半夜一直搬到天亮，傷員同志都受雨淋。駐某村河防部隊不顧疲勞，自動組織擔架隊，負責由河邊運送至二里多路的某村，使傷員很快得到休息換藥，並節省大批民力。他們這種人民軍隊的優良作風值得發揚，軍區首長特函慰問，原函如下：

×河防部隊全體同志：

你們爲完成河防任務，於星夜趕赴某村後，並能不顧疲勞自動勇敢不分晝夜的搶運轉送由前方光榮歸來的負傷同志，使許多傷員減少了痛苦，並節省大批民力，此種高度的階級友愛及艱苦負責的精神，特致慰問，尚希今後繼續努力發揚我人民軍隊的優良作風，完成黨和人民所給你們的光榮任務！

此致
敬禮

賀龍　李井泉　周士第
八月二十一日

我神府支隊
冒雨擊退犯高家堡敵

（本報訊）神木舊地方武裝，與八十六師二五六團殘部自衛團等，合計約兵百三十餘，向我高家堡西北三十餘里之張栴濟一帶騷擾。八月二十四日晨侵至喇嘛河（距高家堡十餘里），抓伕搶糧，黃昏，敵分三路竄至高家堡西關山頭，我神府支隊於傾盆大雨中，猛勇出擊，將敵擊退直追至十五里外。（羊村）

臨縣窯家莊
破獲蔣閻特務王長保案

（新華社晉西南三日電）臨縣窯家莊破獲蔣閻特務案件。今年二月，分區民兵小組到該村工作，群衆不敢接近，提出土地改革時，特務迫誘破壞。四月，蒲縣敵犯午城時（臨縣城南六十里），在五里外（城北五里）特務特務用石頭砸我幹部事件，引起該村民兵小組的警惕，深入群衆調查，發現王特務王保長、王[illegible]保、秦鑫祥等人，幾次在野外山溝開會。當時其扣押，據王長保供稱：「他在今年三月，從臨汾返出，任務是發展特務，向臨汾、汾城捕情報（已通過二次），從論破壞，並交出工作指示及報告存根七件，通行證十五張及其他秘密文件多種。爲使群衆認識蔣特真面目，八月十五召開附近十五村群衆大會，王長保、王長智、秦鑫祥等特務均在群衆面前揭露了自己的罪惡，受到群衆嚴厲的審問。並特王長保交政府審查處理。其餘王智保等人經當衆坦白承認錯誤後，對保釋放。（李毓平、解之）

貫徹建軍會議精神

五分區某部召開排以上幹部會

清查不良思想作風

對犯錯誤同志都分別予以處理

（新華社綏蒙訊）五分區某部聽了建軍會議的傳達報告後，於月前召開排以上幹部會議（有時班長也參加），檢討思想，反對貪污腐化、軍閥主義等脫離羣衆的不良傾向，開展經濟民主運動。許多同志都作了反省和檢討，如某連副政指弓富財，聽了傳達報告後，認識到貪污腐化，對革命的危害，遂坦白的將自己貪污腐化的事實，都講出來，並自動將現存的貪污財物，當衆全部交公，計有白洋十八元，農幣二十五萬元，糧票一百六十二斤，棉花一百斤。某連副連長王四喜反省自己「老百姓不打不成」的軍閥思想及集體貪污、個人腐化等壞作風，如在懷仁平川接收洋布十一丈及日用品紙烟等都給大家分用了，檢討後，表示今後決心改正。特務連政指馬占魁，反省自己過去隱瞞成份，一家本是地主，說成貧農，現已下決心和地主家庭斷絕關係。某連政指范一如檢討到參連上公家糧票二百斤，給了未經批准的「未婚妻」等違犯軍紀的行為。但有些同志，還不敢大膽揭露和檢討自己，如某連連長賈某，欺騙上級，貪污腐化，生活特殊，打罵羣衆和戰士，作風惡劣，對土地改革缺乏正確認識等錯誤思想作風，但他不敢大膽揭露自己的錯誤，經過上級和羣衆客觀原因，經過大家的幫助和啓發，已有些轉變。副政指賀鳳珍，也沒深刻檢討自己，他對土地改革不滿，他家是封建富農，總認為是中農不該被分地，別的同志指出他在土地改革問題上，完全站在地主立場，但他某些未徹底坦白。當決定給一連連長賈某以降職處分（降為副連長），對其經濟家務，仍繼續清查；弓富財同志反省較徹底，並自動交出現存貪污財物和決心改正，給與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其他同志亦分別給以處理。

神池馬房行政村貧苦羣衆

耕牛困難翻地很少

板井村調劑耕牛組織變工發動翻地

（神池訊）四區馬房行政村幹部，沒有解決羣衆翻地的困難，亦未解決耕牛困難，貧苦羣衆翻地很少。六家河貧農計根，去年翻過六垧荒地，都給別人分去了，因此認為翻荒地是上當的事情，今年不敢翻，幹部也沒有給他解釋。白廟村沒有注意給無牛的貧苦羣衆劃下好荒地，結果好荒地都叫有牛的四戶扣了，貧苦羣衆得了很大一條錢僱牛來翻，只翻下幾垧壞荒地。耕牛問題除過一、二村農的組織以外，都是轉上面的卻傳達下來，或大致上把一個村的總耕牛數和耕地估計一下，若相差不多，就叫羣衆自己解決，至於對羣衆有甚具體的耕牛困難，則很少過問，因此全行政村四十六戶貧苦羣衆的耕牛困難，沒有解決，影響了扣荒。六家河六十二戶人家，只扣荒二垧半，馬坊九十一戶人家，只扣了八垧半。以上情況經多點會議檢討後，決定除向地主調劑牛工外，激發羣衆抗戰工，短工的發牛戶，給長工的無牛戶補工，並提倡借牛工、變工等辦法解決。（陳振堂）

（神池訊）二區板井村羣衆向地主及富農調劑耕牛，及互助變工的方式，幫助組織貧苦羣衆鰥寡孤獨翻秋地。該村七十六戶貧僱農中，有一半缺牛戶，但七戶地主和富農就有三犋耕牛，除富農還要翻一部份秋地外，將剩餘的全部牛工抽調出來，幫助二十二戶貧苦羣衆解決了翻秋地困難，從陰曆七月初開始，已翻過二十垧了。如貧農池和，是個光棍老漢，他的四垧地全由調劑來的牛工翻。其次有計劃的組織有勞力缺牛的貧農向中農變工，該村卅六戶中農，有二十五條牛，除他們自己地外，還可抽出二百個牛工來。過去中農把自己的地翻完，牛就在那裏閒着，今年用變工辦法，如中農自動用不着，工，或約定在收割打場時還工。如中農自己的牛，可以一個牛工換三個人工，或還八十斤；半人工半牛工，多翻二百五十垧，全村可多翻二十垧地。（吳柱）

簡訊

靜樂五區張家莊貧農會研究，為防明年春荒，提出借糧種黃芥。當向村中借出七十餘斗、五十四戶貧農借川黃芥四十三斗。日內即可翻完。（楊懷等）

地主康佈文實行放火「報復」

羣衆公審後堅決鎮壓

（山陰訊）五區大羊村羣衆鎮壓深夜放火燒毀羣衆房屋的兇犯地主康佈文。在被羣衆清算鬥爭後，該兇犯先將其子打發走（可能投敵），後藉口到紅火節村探親，白天走了，深夜轉回，先登上房看好地形，就從存放草的房中點火，大火很快燒毀三間房子（均係地主退還農民的房屋），火勢極猛，幸被駐軍某部發覺，呼喚羣衆起來搶救，使一連幾十家房屋，和正在熟睡中的幾百男女老少免遭殃害。羣衆即將放火兇犯康佈文拘捕，經大會公審後，羣衆予以堅決鎮壓。康佈文係該村大姓地主惡霸，擁有好地七頃多，出放高利貸，強佔全村羣衆合力修成兩條水渠，與他灌溉水地，此次土地改革中，曾假裝討好吃，拉攏積極份子，均一一失敗。當清算後，飽其包辦立約（宣誓）不出村，不作報復破壞事情。」但該犯猶不死心，隨時企圖報復，此次放火隱宣誓不過半個月時間。（鍾占魁、白玉崑）

寧武海梁上惡霸趙三洲

冒充「抗屬」竊騙果實

群衆向其清算出土地房屋等

（寧武訊）「抗屬」帽子給脫掉了，「五擔窯」也打開了，這一下可是好了！」三區三勝莊所屬海梁上自然村羣衆，在門爭趙三洲後，大家都這樣的笑說着。趙三洲擁有土地二百四十畝，房院兩串半，經常利用開賭場，發大財，放債，剝削、霸佔來的。他以老婆拉漢賭錢，三成放貸、二毛月錢，賣地騙縣，以大煙引誘、霸害羣衆，把該村農民趙潤存拉入圈套後，全部家產包括土地十三垧、房子三間，都被他霸佔去了，最後趙潤存逃離口外死去。像趙潤存這樣下場的還有趙二旺、趙二娃、宋鎖娃等九家；更殘忍的是勾引貧農胡三娃賭了一夜賭，給他白當了三年長工，總計才清了賭債。此外，該村除胡潤外，共有五個農民給他種地、放羊，給他……他子四石糧、三巴十兩，僱農李三巴欠下他的賭債還不完，又叫李三巴給他當了二年工還不完，又給愛了二年，十三洲一外號三洲，人稱一五道爺，一經常說道行霸道，動不動就被打架打官司，敲詐欺騙貧苦羣衆，給他放牛，他竟燒草燒了幾乎把很有的院子都燒完了。今年土地改革中，他更強迫羣衆給他一把成份訂成「貧農」，並叫他兒子去掛了一個「參軍」的名目，「清算」上有指，只在家裏，至今仍未歸隊，而他自己竟公然搞起「貧苦抗屬」來，羣衆向地主門出的好地，他說：「我是「貧苦抗屬」」，這塊地要出我謝！」並自己挑了八垧去，又說：「有了地沒有種籽」，全村羣衆要給我九大斗！」便強迫羣衆二共拿出七大斗糧給他，他還說不夠：「你不給我，我擔不上，你可要負責任」——嘿！」他村中組織也拒絕參加。他抽了大烟，民兵報告了他，他反倒打一耙，到村公所說民兵欺負了他「貧苦抗屬」！最近羣衆實在不能再容忍他的罪行，一致向他展開清算，經兩天門爭，已門出房子十一間、地一百畝（內有四十畝青苗）、牛一條及家具等物，其他今春強迫借去羣衆的糧籽等，勒令其秋後償還。（馮銘、周成士）

讀者來信

組織打山隊 保護好莊田

編輯同志：

交城中西川及東、西葫蘆川廣大山林地區，目前羣衆最感頭痛無法解決的一事，是野豬山羊成羣結隊的踐踏侵食莊禾，有的村莊被損害數字竟達三分之一。羣衆看着自己一年辛勤所種莊禾，一旦毀於野獸，極為痛心，莫不熱望政府幫助他們建立打山隊，為羣除害。我們建議當地政府立即恢復與建立以貧苦羣衆民兵為基幹的打山隊，幫助他們解決槍支彈藥困難問題（這是他們最無法解決的）。另外部隊亦可利用整訓或戰鬥間隙，組織小型短期打山隊，一來保護羣衆莊禾，二來也是一種生產（過去有的部隊打山曾獲得厚利）。

一讀者

崞縣大牛堡羣衆

自動拿出地主寄藏財物

並將企圖逃跑的地主廿一名扣捕

（新華社晉綏訊）崞縣大牛堡村羣衆將企圖逃跑的地主，進行清算當中，地主們隱瞞、以瞞不露財物、挖窟窿，並企圖以逃跑來破壞土地改革。八月卅日，貧僱農們集體決定扣捕，共扣了二十一名地主，並派人到外村把已逃跑的三人亦捕回來。接着在第二天，召開貧僱農大會，討論地主寄存財物問題，號召羣衆自動拿出地主寄藏的財物，當場即有彭林中等三十八人回家拿出地主的皮箱包袱等四十件。隨後更激發了羣衆對地主財物的仇恨心，數天內陸續交出之地主寄存財物大小箱櫃一百四十件，大小包袱、行李、六捲、一件、大烟等雜物一部，十餘石及其他日用品尚有千餘件。（吳國俊、靳挺）

綏蒙衛生部管理員李金生

偽造公文到處撞騙

被群衆查獲扣押法辦中

（離石訊）綏蒙軍區衛生部管理員李金生，拐帶公款潛逃，並偽造公章、公文，冒充「退伍軍人」，到處估土地，欺騙羣衆，被村公所發覺，扣送區府法辦。李金生籍石縣人，於一月初八日由神池縣，離口去五寨城買菜，拐帶公馬一匹、糧票八百斤、菜金三十五萬元潛逃，行至五寨城東五里某村，找一刻字工人偽造了綏蒙軍區衛生部與政治部長條戳記各一，到興縣城，以偽造公章寫介紹信同（一與烟廠買紙烟三次（有介紹信價錢低），然後再出賣，共獲利卅萬元，並寫了一張假路條，一月廿三日動身回家。行至孝義免九峪，又假造公文一紙，二月初八到離石縣府，與縣長小談，說「家中困難」，騙得優待糧小米一石，在家住十餘天，騙得公馬賣了白洋六十元。該犯深恐被發覺，又潛來離石縣，持假「公文」到縣府撒謊說：「家中被敵人佔害得不能住，要在離石安家」，並把拐帶的公用糧票說是「退伍軍人綏蒙衛生部給的撫恤金」。政府信以為真，就撥給了五百斤米，並安置到離石五區岩窯溝村。羣衆和幹部對他很好，給了一孔窰、水地五畝半，坪地五畝，他卻大發洋氣，說不夠種，並且光要水地不要坪地，於是羣衆把半坪地給他修成水地，才算了事。該村每戶平均僅有水地四畝，他一人就霸佔了十畝半。在貫徹時沒給他，他威脅幹部說：「你們不認識退伍軍人，要集合全縣退伍軍人起來往死打你們」，就揮拳威迫的貧農了二斗米。該犯又於四月間回離石，向民兵借手榴彈兩個，回來後，他說「在路上打了」，該犯又以破壞政治法令販賣外幣紙烟。六月間該犯又以「綏蒙軍區政治部」偽造圖章，寫了一個假介紹信準備離石縣委接組織關係（後不知什麼原因此事未遂）。又於七月二十日以「綏蒙衛生部」偽圖章，寫了個假公文，要到臨縣小神頭村，……二百五十斤米，現該犯已由政府轉押至三分區司令部處理中。（康潔）

神池上八角民兵決定

監視地主浪費破壞

（神池訊）四區上八角行政村，明顯下石會日頭村地主高明光家，甚也不做，每天吃白麵兩頓，拆門窗作柴燒；後莊地主樂六家要也常吃酒、肉、白麵、油糕、涼粉；拉莊地主張振元還用糧食換得抽大烟；其他地主也常吃白麵、餃子，而貧苦羣衆則是喝稀飯吃苦菜。因此該村民兵特開會決定：那一家地主任意浪費糧食，以最低標準發給糧食維持生活；由農會將那一家糧食封存，先給予警告，如不聽，則將其趕出老家。（陳振業）

（附記者按：上八角行政村民兵開會決定封存地主糧食，監督其破壞行為，按價決定本身來說，是正確的，必要的；但我們覺得這個重大的決定，應該通過農會討論批准，才更有力量，才更能發揮對地主階級的監督作用。）

神池萬家窰指導員張傑山

壓制群衆包庇地主被撤職

竊取許囑財物亦應退還羣衆

（神池訊）三區萬家窰村指導員張傑山（與過鎮定、蔣五（山與鎮逃來的）兩個地主的女人通姦，就派個羣衆，非向該管轄推打，羣衆，非造假，加五寫管替照顧，農成外鏡，取了以照顧，門爭為來的六畝好地、門七件衣服、一百七十斤麻皮，最近被撤職處分。按張傑山是富農成份，三八年出入革命，曾任區抗聯主任，縣農民部長等職，四五年擔任分區出擔敵區工作，要求回家生產，便調到村裏做指導，公開說話並向羣衆：「誰要侵犯我，我一定給打死他！」吃一涌二苦說他吃了地主羣五的錢，就把他狠狠的吊了一頓，范海反他個人私貪污，就給范貳了一頂「特務」的帽子。如年春天公開扣賠。向合作社借便貸不交錢，至現在還欠合作社一石五斗一斗米（大石），二斗七升豌豆。（劉復）

（編者按：此項竊取許囑財物，並應全部退出，並交羣衆處理。）

三十六師是這樣被殲滅的

陝北若干人士認爲西北戰場上殲滅蔣軍三十六師，如五月份山東殲滅七十四師，有同樣意義。在西北戰場，蔣軍中三十六師有爲獨特的「嫡傚」，他們對胡宗南嫡系的第一師和九十師都是瞧不起的，過去幾個月來，西北人民解放軍殲滅了三十一旅、一三五旅、一六七旅等部，當時有些俘虜也說：「你們能解決得了我們，卻解決不了三十六師。」三十六師的官兵也自吹：「解放軍可以殲滅別的部隊，卻殲滅不了我們。」所以三十六師被蔣介石胡宗南捧爲進攻陝甘寧邊區的最驕橫狂妄的主力，因此胡宗南始終給它擔任最重要最困難的任務。

八月二十日先後不過七八小時，三十六師在米脂北沙家店全軍覆滅（該師駐榆林之二十八旅此次未來，倖免於滅亡），與四月中旬蟠龍蔣軍一三五旅被殲，所費的時間差不多。該日上午，該師被解放軍截成數段，團團包圍，下午一點鐘，解放軍司令部對前線發了如下命令：「消滅三十六師是西北戰場由戰略防禦轉爲戰略反攻的開始，是收復延安解放大西北的開始，特號召前線指戰員奮勇作戰，務於本日黃昏前完成殲滅三十六師的戰鬥任務。」這一命令立即爲前線指戰員的行動與猛烈砲火所響應，經過兩三個鐘頭激戰，三十六師師部及其一二三旅、一六五旅的指揮陣地即被人民解放軍攻破，敵戰鬥建制立形混亂，除少數落荒而逃外，餘均被殲。一二三旅三六七團一營營長鄧克永說：「被俘前一點鐘，我還和劉旅長（劉子奇）在一起，當時你們砲火非常猛烈，我們毫無辦法，以後他即不見了。」直到鄧被俘到了解放軍後方，才知道他的劉旅長原來也被俘了。

在抗日戰爭時期，三十六師經常駐防洛川一帶，擔任反共最前哨，專門對陝甘寧邊區進行騷擾，部隊中反共教育也最深。今年三月侵佔延安以來，三十六師在陝甘寧邊區內作了持續的長途大遊行。六月初，該師由延安、安塞遊行到靖邊地區，立刻又急行軍折返保安，[illegible]陝甘邊界之[illegible]森林區，於六月下旬回到關中。七月初，該師又由關中西開隴東後，再鑽過大森林，於八月初到了靖邊。這時，突然奉胡宗南命令「增援榆林」，全程三百餘里，限三日趕到，[illegible]解放軍殲滅，該師由靖邊東北插出長城，在荒無人烟的沙漠外繞了三日，沿途由飛機投擲一點少得可憐的食物，士兵餓着肚子，白天拚命趕路，夜間在沙漠裏露營，牲口則根本沒有草料。「增援」之第三日黃昏，距榆林尚有六七十里，胡宗南又命令其「連夜趕到」，這一夜，所有牲口因飢餓不吃而拖不動了，全部輜重彈藥都卸了下來，命令士兵分開背起，牲口則空着走。這樣拖到榆林後，士兵們已十分疲困乏，但又奉命南下鎮川堡，說是與北上國軍會師「剿共」，但等他們到鎮川堡向葭縣前進，欲與北上「援軍」會師時，就被人民解放軍殲滅了。鄧克永回憶說：「當時我們看到後面山上你們（指解放軍）集結的隊伍，開始還以爲是北上與我們會師的部隊呢。」

三十六師是胡宗南「勁旅」之一，整編以後的編制[illegible]，有萬二千人，但[illegible]兩個旅，除數百人逃走外，共被殲七千人。「一六五旅四九三團營長易誠說：該團原有二千六百多人，但在只有一千二百人左右，其他大部都亡了，該師被殲時，[illegible]最多一百人，少則五六十人，當時只有七八十人。三十六師是胡宗南專門訓練的「攻擊部隊」，胡宗南常自吹說：「三十六師攻不下的陣地，其他的部隊也沒辦法。」然而在西北人民解放軍的鐵拳下，三十六師也不堪一擊啊！

儘管蔣介石胡宗南的反共教育，三十六師的戰鬥意志現在並不強。據易至誠說：「我們常聽你們的消息，知道以爲放下武器的軍官很安全，因此我們過來時，一點不怕，士兵更是不怕。你們優待俘虜的政策，我們是了解的。」鄧克永也說：「你們和老百姓一起，我們則情況一點不曉得，在解放區打仗，我們實在沒把握。」他們對胡宗南的指揮非常不滿，鄧克永說：「我們鑽兩次大森林，都一進去就是五六天，命令是要我們進去補給，可是到了裏面，甚麼也沒有，不必說打仗，連水都沒得喝，許多士兵因乾渴倒下了，[illegible]跑一二十里路，找水回來，還救不了他們。上面（指胡宗南）情況不了解，閉着眼睛下命令，簡直不把我們當人看，因此我們的士氣早就不行，信心越來越差了。」

以土改爲關鍵開展游擊戰
太岳民兵一年殲敵萬餘
隨時可奉命遠征，並擁有美式裝備

（新華社晉冀魯豫二日電）太岳人民游擊戰爭在北起平遙、南抵黃河長達千里之戰線上，阻滯了蔣閻軍的進攻，並以垣曲二區反倒算爲起點，全區對全國復辟的封建勢力展開攻勢，將敵人圍困於同蒲路與黃河岸幾個孤立的「白點子」裏。據統計，過去一年中，該區民兵共殲蔣閻軍一萬一千餘人，內包括敵軍官三十九名，我僅傷亡六百四十一人，敵我傷亡比例爲十八比一。現民兵已得大發展，隨時可奉命遠征，並擁有美式迫擊砲、重機槍等裝備。特別是土地改革後，湧入了大批翻身農民，民兵的政治質量與戰鬥素養空前提高。太岳武委會總會主任賀普特總結該區一年來游擊戰爭的基本經驗稱：首先是土地改革爲開展游擊戰爭的鎖鑰，游擊戰一旦與土地改革結合，即獲得廣大羣衆的有力支持。濟（源）孟（縣）有些地區最初因未與土地改革結合，單純軍事觀點，弄得民兵[illegible]都吃不上，後經提出反倒算，游擊戰爭便蓬勃開展，從河（黃河）北到河南，從陸地到水上，到處燃起游擊戰火，因此武委會必須以百分之八十的力量投入土地改革，使農民翻身與武裝鬥爭同時完成。其次是在敵人入擾攻下，堅持陣地，反對逃跑，採取幹部不離民兵，民兵不離羣衆的辦法，堅持游擊鬥爭。但堅持不是死守陣地，要[illegible]的及時在[illegible]小股插入，趁敵立足未穩，及時的靈活的打擊敵人爪牙。洪洞民兵在七個游擊小組[illegible]，三五天內即小股打回去，偵察敵情，聯系羣衆，鎮壓個別首惡，從而打開了局面。第三，在戰術上發揮羣衆智慧與創造，實行智、雷、勇結合，一年來創造了地雷戰、冷槍戰、雷槍結合戰、聯防戰、搶奪戰、突擊戰、掏心戰、小部殲滅戰、圍困戰、恐嚇戰、水上游擊戰等，因地制宜，靈活運用，特別是爆炸戰，一本萬利，以小代價換大勝利，值得廣泛應用。

蔣特又在武漢濫捕平民近千

（新華社陝北二日電）蔣介石特務又在武漢三鎮濫捕平民近千。據塔斯社南京一日電引香港蔣府報紙消息：上月十四日，武漢三鎮舉行搜查，僅漢口七百五十八人被捕，包括婦女五十三人，其中七百二十九人罪名爲「逃避登記」。武昌被捕人數爲一百八十六人，其中八十人亦加以同樣罪名。漢陽亦逮捕數十人。恐怖籠罩武漢。

嘉獎大清河北軍民
冀中軍區通令

（新華社冀中二日電）蔣軍騷擾之冀中大清河北地區，在游擊戰爭勝利開展下，土地改革仍照常進行。固安城西宮村等一百二十餘村，經該縣縣大隊的掩護，已開始發動羣衆，四姓莊、南宮村、早八村農民已初步獲得翻身，蔣軍的連續「掃蕩」均被粉碎。蔣軍十三軍四師上月寶渡大清河時，即遭縣大隊迎頭痛擊，擊斃二十餘人。四姓莊、西臨莊、谿莊等村羣衆，在砲火中，迅速分配了清算果實。轉移時，並將鬥爭對象帶走，繼續清算。雄縣與容城許多村以地雷地道與民兵對外作戰配合，堅持村莊，堅持工作，並收容逃亡的蔣偽士兵。該地區鄉郵仍通行，鄉工在戰爭緊張與敵臨時遭遇的情況下，仍堅持郵件遞送。冀中軍區特通令嘉獎英勇奮戰的大清河北軍民，通令中稱：自八月四日起，地方武裝已斃俘蔣軍四百二十餘名，尤以大興、雄縣大隊及新城、雄縣、霸縣等地民兵成績優良。通令號召各地軍民再接再厲，徹底打垮蔣軍的「掃蕩」。又「冀中導報」特以「向大清河北軍民致敬」爲題，發表社論稱：「蔣介石[illegible]兵力不易，確保平津保三角地區的迷夢，絕然不能實現」。

石家莊地區三個月來
千餘蔣軍逃來我區
我展開群衆性強大政治攻勢

（新華社晉察冀二日電）在解放區軍民強大的政治攻勢下，平津保地區及平漢路各據點蔣軍逃亡日衆。三個多月內，僅石家莊地區，蔣偽士兵逃來欒城、藁城解放區即達千餘人，欒城一縣，即爭取逃來之石莊蔣軍六師（原三軍）官兵達一百八十八人及偽人員六十八人。最近半月，[illegible]村（石莊東南）之該縣蔣軍三十二師一個營又逃走三百餘人。蔣軍[illegible]師七旅特務局逃來之士兵[illegible]說：偽五綏靖[illegible]（[illegible]部）殘偽[illegible]該旅十九團時僅存五百餘人，現僅餘二百餘人。[illegible]一月份統計爲七千餘人，現只剩四千人左右。七月下旬蔣軍寫容定（[illegible]）時經該縣新設收容所即達百餘人。在爭取蔣偽士兵中，石家莊（莊）東、欒城藁城等縣羣衆會展開了對蔣偽的「救子弟」運動，提出「救子弟」、「教鄉親」的口號，召開蔣偽家屬會，組織蔣偽士兵家屬聯合座談會，當蔣偽士兵中[illegible]的[illegible]，受蔣軍打罵無人管，死無人埋的悲慘情況，[illegible]不失時機，即抓緊時機對蔣偽屬進行教育，使之了解[illegible]男勸男，女勸女，勸自己的子弟。動員各[illegible]設法叫回自己的子弟。並對投誠歸來之蔣偽士兵，除其[illegible]不同對待及[illegible]外，並對其具體困難，如有家屬者，使之分給果實，並幫助安家立業，使他們能在解放區安心生產。同時，組織[illegible]，發成的各種學習，願回往子弟者，發給路費，還乘之時幣予以兌換等。同時，舉辦蔣偽訓練班，進行時局及政治寬大政策的教育。邊沿地區之要道與集鎮，設立「逃出內戰招待站」。

上海米價猛漲
每担五十四萬元

（新華社陝北二日電）作爲上海物價信號之上海米價，已突然上漲：據美聯社上海一日電：上月二十日每擔四十萬元，於上月三十一日已漲至五十四萬元。又按：上月十日合衆社報導，每擔四十七萬元，十日已即突漲，十八日每擔四十七萬元。

蔣區平津等地學生
失學失業無法生活
紛紛來解放區尋求光明出路

（新華社陝北二日電）綜合津報訊：平津失學與失業學生激增，北平清華、北大、燕京四百五十一人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未找得職業。北大畢業生百餘人，能找得職業的不足十分之一，二十餘人職業問題未解決。一般學生更爲煩惱，女學生因性別關係，各均受阻。

平津大中小學的學費，在物價高漲中激增了，私立學校的學雜費由上五萬元到十五萬元，北平市立中學聯合會規定統一收費標準，高中四十至三十五萬元，初中三十至二十五萬元，小學方面規定小學以二十五萬元爲最高額。北平市各校伙食一般如私立中學，每月均爲四十萬元，目前蔣管區教育，實際上已成爲富豪地主子弟的專利品。

自蔣家教育部悍然取消公費制度後，平津區國立大學先修班學生，已組成一「爭取繼續大學公費制度聯合會」，向蔣政府教育部抗爭，該會並已派出代表南下，與津大、北大學生聯絡，武大先修班學生均組織起來響應，爲全國性的聯合組織，爲堅決恢復公費制度而鬥爭。

在物價高漲與政治壓迫下，平津各大學教授紛紛出國講學。北大文學院院長湯用彤、生物系主任汪敬熙、史學系教授[illegible]、向[illegible]，已先後出國，清華[illegible]學系向[illegible]教授亦因生活不易，而在北平物價高漲中離開，北大歷史系教授[illegible]已課缺教授。在失學失業無法生活的困境中，平津學生正紛紛離平[illegible]，及冀中解放區，以赴東北及冀中，尋求光明出路，因平津三十里，即爲冀中解放區。

蔣區通貨膨脹物價飛騰
大部學生入學機會被剝奪

（新華社陝北一日電）蔣介石反人民內戰所造成的通貨膨脹物價飛騰，已剝奪了蔣區大部份學生的入學機會。合衆社上海八月三十一日電：上海大部份學生無力入學。本年學費仍超過教育局規定之最高限額，教育局規定之最高限額小學六十五萬元，收費爲九十五萬元；高中爲一百萬元以上，初中爲一百二十萬元以上，學則市已出現一種「拒收學生」現象，要求各校收費減低百分之三十。

印尼出席安理會代表 闡明印尼對華僑政策

駁斥荷方誣稱印尼迫害華僑謠言

（新華社陝北三十一日電）成功湖訊：爲了駁斥荷方誣稱印尼迫害華僑之謠言，及闡明印尼對華僑之政策，印尼出席安理會代表沙利爾特於二十六日發表聲明稱：印尼之軍事及民政當局，已頒佈命令，以保護該地區內華僑及其財產之安全。命令規定印尼人凡有搶掠華僑罪狀者，當處以死刑，我國總統與總理且已表示對華僑財產，凡有因印尼行動而遭受損失者，均予以賠償。並公開聲言過：凡印尼人民有歧視華僑者，將嚴予處罰。不僅如此，印尼政府曾請中國（蔣政府）駐巴城總領事前往印尼解放區查明眞相。荷蘭對此有意歪曲事實，挑撥中僑，實不值一駁。沙利爾力稱：印尼政府現已採取種種步驟，將保護未來華僑生命財產之安全。

同情印尼人民解放運動 華僑等組成國際縱隊

（新華社陝北二十九日電）據日惹二十五日廣播：由同情印尼人民解放運動之華僑、印度人及菲律賓人所組成的國際縱隊，已在印尼正式成立。印尼軍事當局對於國際縱隊與印尼軍並肩作戰以抵抗荷蘭侵略之時間及地點，已有所決定。據悉：參加國際縱隊者已有四百人，最近在梭羅組織之華僑志願軍，將與國際軍合作。

西歐北歐各國人民 面臨普遍饑荒威脅

（美聯社八月二十八日倫敦電）普遍的饑荒[illegible]西歐與北歐各國的人民。去冬的嚴寒與今夏的乾旱，已使歐洲國家的收成大受損害。五十年來最大的一次旱災，襲擊着德國的一切農作物，特別是馬鈴薯。法國在今年的歉收，使其在今後十二個月中將不得不輸入它所需的五百萬噸麥子中的三分之二。英國自八月

法國糧食配給 每人每天五兩三錢

各地工人以罷工抗議

（巴黎訊）根據法國內閣的規定，自九月一日起，法國人民的糧食配給已減爲一天僅有兩百格蘭姆（約合中國五兩三錢六分），巴黎的麵包店並被命令每週關門兩天。內閣上月二十七日宣佈這一決定後，立即引起法國中下各階層人民的不滿。法國總工會與鐵路工人聯合會應工人的要求，於上月三十日向拉馬第提出抗議，反對減低工人口糧配給，而布勒斯特兵工廠、巴黎的麵包店、巴香的貝比工廠、盧昂鐵路工人等，均以罷工抗議當局減低口糧決定。

羅馬尼亞全國 喜慶大豐收

（布加勒斯特訊）羅馬尼亞全國喜慶今年的[illegible]大豐收。羅農林部公報宣佈：今年各種穀物的收成，大大超過羅國過去廿年中的平均收穫量，因此將使糧食供應和人民的生活大爲改善。目前已收割的面積達一百七十一萬公頃（一公頃約合十六畝），至八月廿日，已收成一百萬噸穀物。向日葵、玉蜀黍、馬鈴薯的收穫，均超過一九四一至四六年平均產量的一倍餘。由於大豐收的結果，交納公糧的浪潮在全國展開，在數天內，農民已交公糧二十六萬零五千噸。

美策動意希土集團 謀排擠英國獨霸地中海

（羅馬訊）據團結報披露：意外長史佛扎與希外長賈達利斯曾於十九日會談，此爲「建立意大利希臘與土耳其間更密切關係和成立美國獨霸地中海集團的前奏」。另據倫敦新聞紀事報透露：意希會談是在馬歇爾提議下舉行的，雅典現正醞釀組織擴大「意大利—希臘—土耳其集團」的動議，這一動議與杜魯門援助計劃有密切的聯系。該報並稱：美國務院企圖將伊朗與阿拉伯國家亦包括在此集團之內。此舉顯示美帝國主義的觸角已大大深入至一向是英國勢力範圍的區域內。

蘇聯文化

[illegible]士、俄保、俄挪與俄瑞（[illegible]闌維亞）字典，將於今年在蘇聯首次出版。蘇聯革命前根本沒有文字的共拉特與尼尼亞兩民族的字典，今年也將首次問世。著名的蘇聯語言學家正參加這些字典的編纂工作。

蘇聯著名女航空家伊凡諾娃與金許娜特夫，於七月二十六日駕駛「U.[illegible]70）與UV 70氣球在莫斯科中央大氣觀測研究所飛行場，上升至同溫層以上，作二十四小時以上的科學實驗。

匈五百四十餘萬選民 歡欣舉行國會大選

（新華社陝北一日電）不顧美英兩國之壓迫與無理干涉，匈牙利已按時於昨日舉行國會大選。全國五百四十餘萬十八歲以上之男女選民，都穿着節日的新衣，歡欣鼓舞，擁往各地選舉站投票。據美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歐洲新聞部主任司格司報導：選民人數之比例，較美國歷屆總統選舉時爲多。選舉結果，將產生一院制之正式議會，以代替最近兩屆解散之臨時議會。按此次係該國解放後第二次國會大選，上次選舉行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四日，結果處於地下狀態二十五年之匈共竟獲選票總數百分之二十七，成爲國會第三大黨，即與小農黨、社會民主黨、國家農民黨組成四黨聯合政府，並成立民族獨立陣綫，二年以來，聯合政府在匈牙利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之建設，已獲有顯著成就，尤以今年六月以小農黨領袖內閣總理奈基爲首之反動派叛國陰謀被破獲後，民主政權已穩定鞏固，小農黨內部亦因右派上層份子之被清洗而漸趨統一。

消滅蔣軍，爲被難人民報仇！

劉洪

「打死他！」

響午的時候，人民解放軍經過陝甘寧邊區安塞縣鐮刀灣。隊伍一走到村頭，就看見兩個女孩子躺在路旁，地上和她們的褲子都是鮮紅的血，她們[illegible]地哭着。她們聽到人馬的聲音，立時轉過頭，招呼：「快來救命呀！」連長和戰士們走攏去，痛心地問：「你們怎麼成了這個樣子？」她們傷心地說：「頑固軍糟蹋的我們不能動彈了呀！」連長和戰士們立刻把她們拉起來，給她們穿好褲子。

她們敍述受害的經過。這兩個女孩子，一個叫李巧兒，十八歲；另一個叫史蓮花，十七歲。今天早飯後，十幾個蔣軍抓住了她們，一直輪姦到晌午才搞走了。史蓮花又說到昨天晚上蔣軍一進入村裏，輪姦了李生德家兩個媳婦，三個女兒，野獸們整夜輪姦到她們不能行動。

連長聽後，憤憤地說：「我們把他們抓來，你們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她們咬緊牙根說。

「好！現在你們不能動，先送你們回去休養，以後再報仇！」連長便派了兩個毛驢送她們回家。臨走時，她們堅決地表示：「等休養好了，我們要去親手打死他們！」

「同志！我的羊給殺光了！」

周老漢坐在村口的樹邊上，愁眉不展地流着眼淚。看見我軍在路上走，便大聲哭叫：「同志！我的羊給殺光了！」他一邊哭，一邊走到戰士們跟前，訴苦說：「頑固軍到了那裏，那裏就沒有人活的路！他們實行七光政策：把糧食財物搶光，房子木料燒光，年青人拉光，糧食牲口吃光，女人姦光，埋了的東西挖光，牲口和人殺光。你們看！路上、河裏、井裏、山峁上，到處是腸肚，血流成河，蒼蠅更是多的太呀！這村裏的雞、狗、牛、驢、羊沒有一個了！土地革命給我分的羊，剛剛一滿是二百隻，都給殺光了！」

「爺爺！蔣介石殺了你呀！」

我軍在鐮刀灣附近的山頭上行進的時候，戰士們捏住鼻子叫：「眞臭呀！」眼睛也實在不忍看，山頭上各處堆着餓死的蔣軍士兵，烏鴉也黑壓壓的落滿了山頭。這時，大家又聽見哭聲，留神一看，對面山頭上，幾個老百姓在哭泣。

大家走過去，瞧見樹上綁着一個老頭。老婆婆、媳婦、小孫兒跪在地上哭成淚人兒，十二歲的小孫兒直叫道：「爺爺！爺爺！蔣介石殺了你呀！」那老頭的腹部被割開，腸肚流到地上，頭部、身上、腿上佈滿了刺刀眼。

戰士們[illegible]氣不接下氣地哭訴着老頭死的經過：蔣軍抓到老頭以後，問他：「村裏頭糧食埋在那裏？」他回答：「不知道！」蔣軍便把他綁在樹上，老頭子用力把唾沫吐到蔣軍的臉上，大罵：「你們這些野獸！蔣[illegible]」

[illegible]

於是，幾十個戰士們的眼裏都冒出了怒火，[illegible]孫兒，在痛哭着[illegible]一九四七、八、十[illegible]

鞋子

太陽很紅。一付擔架停在樹蔭下。

擔架的老鄉在喝着水，傷員也喝着水……

「光着腳片，走不得路啦！」一個老鄉在喊：「怎麼辦了？」

「穿上我的吧！」傷員脫下了自己的鞋子。

× × ×

老鄉穿上了鞋，把傷員抬到後方醫院。

傷員安置在病房內，老鄉跟上幾步：「同志：我要回了，鞋子擺在你的枕邊。」

「不要」

老鄉有些茫然：「莫非是嫌鞋子穿壞了？或者是嫌底子快磨破了？」老鄉試探着問：「同志，鞋子還好着哩！」

「不要！」又是一個不要。

「爲什麼不要呢？」

「老鄉！麻煩了你一路，能看你光着腳片回家嗎」

老鄉又把鞋子穿上，走了……

× × ×

過了七八天，另一個老鄉來到醫院。

他代那個抬擔架的老鄉，稍來一雙結實的新鞋和一封信。

信上的大意是這樣：傷員同志，你待我真好，我忘不了。我的小女孩做了雙鞋，不大好，請你收下……你爲我們負了傷，祝你早日恢復健康，再上戰場……

× × ×

信上的具名，我已記不起了，傷員的名字，老鄉也一直不知道。好在這些都無關重要：這不過是一個平常的故事，它的主人翁，也不過是一個平常的西北人民解放軍的戰士，和一個平常的陝甘寧邊區的老百姓。

林爲蔭

喝端午酒

朱丕題

（民間故事）

五寨有個鄉俗：長工一年喝三次酒，正月[illegible]上工酒，五月端午[illegible]酒，九月打殺酒。

有一年端午節，大地主[illegible]

[illegible]

說：「我那年[illegible]

[illegible]一壺子！」

[illegible]

[illegible]心火！」